

本土文本

阔大温柔故乡

(小说)

□李新勇



《黑瓦寨的孩子》为我市作家李新勇新近出版的小篇小说。

少年王嘉峪因母亲罹患重病,不得不回到陌生的黑瓦寨。在美妙而原生态的故乡,王嘉峪找到了金子般的童年和少年时光。进入初中后,处于生理苍声期的少年,经历着各自的成长迷惘,主人公一度精神失控,最终他选择离开故乡,去追逐更高更远的梦想。

“苍声”是这部小说的关键词。小说将人物放到阔大的社会背景下,对当下乡村现实和未来,进行了有价的探索和思考。小说中的成长温暖而激励人心,光明在前方,希望也在前方。

小说出版后引起广泛关注,《长篇小说选刊》2021年6期转载。

12

不管在电视上还是现实生活中,留山羊胡子的老人已不多见。有了这把胡子就有了仙气。外公面色红润,即使见到王嘉峪有些伤心,也能从核桃壳般的皱纹间渗出与生俱来的和氣。要是再富态点,额头上隆起个长寿包,拄上根疙疙瘩瘩的拐杖,配上这部胡子,就可以放到挂历上充当寿星老头儿了。

王嘉峪在外公脸上搜寻跟母亲相似的信息。他还没学过反推法,但并不影响他运用反推法。他从外公微微上翘的嘴角上,看到了与母亲相同的信息。这种微微上翘的嘴角合理地跟面部表情打成一片,哪怕生气,也能给人几分善良和简单释然之感。

摩托车调转头,跟外公打完招呼,一轰油门,跑远了。

外公焦急地喊赵师傅:“师傅等等,给你车费!”

“有人给过了!”赵师傅的声音像风中飘飞的丝带,一个字接一个字地飘远了。

外公用征询的目光看了一眼王嘉峪,王嘉峪点了点头,表示车费确实给过了。

王嘉峪喊了一声外公,外公只是说“回来了”,并没有答应。王嘉峪心想自己也许喊得底气不足。外公的模样给王嘉峪十足的信心。这么一个仙气十足的和蔼老头儿,他不是外公,还有谁能是外公?于是冲着这把山羊胡子,又响亮地喊了声:“外公!”这一次不但底气十足,还有自来熟的那种自然。

外公蹲下来,牵着王嘉峪的手把王嘉峪看了又看。这是个健康活泼的男孩,一米五、六的个头,脸色白皙红润,头发黑亮,鸭蛋脸上—双聪明的眼睛忽闪忽闪,掺杂些许忐忑,以及对不可预知未来的空落和无助,还有少年的懵懂天真。王嘉峪的脸上跟他妈妈一样,嘴角微微上翘。王嘉峪综合了他爹爹王前程坚毅的轮廓和妈妈秀致的五官。看到王嘉峪,外公想起了那两个远在建东的孩子,心里不禁悲伤。外公把王嘉峪揽在怀中,他的眼泪止不住:“儿啊,好歹把你见上了!”

“外公,我是你外孙!”王嘉峪纠正说。外公的身上有一股好闻的山野的气息,有松树的清香,有野草的清香,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香草的气息。后来他知道,这都是西部高原的太阳给他们带来的气息。在干净的天空下,人也像山间的树和草类那样,自然而然产生一种好闻的气息。长期生活在这样的山野,是闻不出来的,这种气息只会被陌生的鼻孔发现。王嘉峪不想看见外公伤心。他不晓得外公是因为他长那么才第一次跟他见面而伤心,还是因为看见他,就想起他那在远方躺在病床上的女儿。

“儿啊,我晓得你是我外孙!”外公说,“你爹王前程,你妈唐锦绣,你是他俩的孩子,我怎么不知道呢!”

王嘉峪不说话,脸上的表情依然是“我是你外孙,不是你儿”。王嘉峪心里是这样想的:外公也许有点糊涂,比不上彭爷爷清楚明白!王嘉峪后来才知道,黑水河人所说的“儿”,是儿子的“儿”,也叫“么儿”,是对小子的爱称。

按照王嘉峪的理解,外公应该牵着他的手把他带进院子的大门。而外公更焦急的是想知道他女儿的病情,外公站起身来,问王嘉峪他妈妈唐锦绣的病情,又问他爹的钱够不够。

外公的问题让王嘉峪挂念起远方的爹爹妈妈来。就眼下情形,他不知道在爹娘的故乡,在外公家里,即将开启什么样的生活?究竟是温暖呢还是寄人篱下?王嘉峪心中的纠结从心口漫漶到全身,弄得手脚都不晓得该怎么放了。

刚才虚开一条缝的大门不知什么时候被关上了,门缝里的那个小脑袋也消失到门背后。王嘉峪不断往关闭的大门看。这个动作提醒外公他老人家还没有把他这个宝贝外孙让进屋呢。外公牵起王嘉峪的手走向大门,外公一边推门一边喊:“我的外孙回来啦!王嘉峪回来啦!”

王嘉峪有点小紧张,特别想知道院子里每个家庭及成员的长相,便于他准确称呼,有了准确称呼,接下来才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话不该说。排在第一位的,是小舅舅唐景贵。

替他们开门的是唐景贵,快三十岁,高大结实,上身就挂了一条白色的背心,背心下摆一半插在皮带里,一半搭在裤子外面。他面相木讷,嘴角也微微翘着,笑容在脸上好好地堆着。别人堆一会儿会放松下来,他却堆着就堆着,半天不起一点变化,这表情给人傻傻的感觉。头发像是被理发师比着茶壶盖剃出来的,要是在小孩子头上,倒也可爱;在一个傻傻的老小伙子头上,活脱脱就是一个马桶盖,这种发型除了电视上说相声的演员,现实生活中王嘉峪第一次见到。这样一个小舅舅让王嘉峪小命儿有一半捏在他手上,未来跟这个面相奇怪的小舅舅的关系不知道会是一串串的故事,还是一个又一个的故事。

外公转身对王嘉峪说:“这就是你说的牛贩子!”唐景贵的脸顿时红起来,他没有想到他的老爹会这样介绍他。王嘉峪终于从他脸颊上的两坨红里,找到一些鲜活气息,为刚才在外公面前卖弄感到不好意思,赶紧喊:“小舅!”

唐景贵脸上又飞起一抹红色。开门看见王嘉峪,唐景贵就喜欢上了这个少年。虽然老爹对他的介绍让他有些下不了台。他对王嘉峪说:“别喊‘小舅’,要喊‘小舅舅’——在我们这里,‘小舅’是骂人的脏话!”

小舅舅是个直率的人,他面部表情虽然不太活络,声音却很自然亲切,厚实稳重,给人感觉靠得住。王嘉峪顽皮地问:“这么喊‘大舅’就得喊‘大舅舅’啰!”他忘记了父亲临行前的嘱咐。

小舅舅脸上的笑容一瞬间僵硬在脸上,拿眼睛看了一眼外公,然后眼神飘到别处,不再说话。王嘉峪明白自己说错话了,吐了一下舌头,尴尬地看了看小舅舅,又去看外公。外公不温不火地对他说:“这里没有什么大舅舅!”等外公说完这句话,王嘉峪又看了一眼小舅舅,唐景贵僵硬的脸上放松了一些,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王嘉峪悬起来的心,终于放下搁平了。

说话间,从唐景贵背后蹿出一条黑影,小狗熊一般扑上来把王嘉峪抱在怀里,嘴巴里嚷嚷:“想死老子喽!老子在这儿等你好多天了,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声音像山泉一样清激悦耳。他身上也有跟外公相似的山野气息,跟外公的浅淡比起来,这家伙身上的气息是浓烈,复杂的,带着热气腾腾的野性。

这个突然袭击,把王嘉峪搞得不知所措。这家伙把王嘉峪抱起来,在空中转了一圈,王嘉

峪只感到两个耳朵挂着风,呼呼地响着,真担心他一把抱不住,猛一撒手,自己肯定摔跤。倘若那样,才真叫一个尴尬。

就在这时候,那家伙后脑勺轻轻一吃了一巴掌,巴掌的主人是一个跟妈妈一样年纪的妇女,妇女招呼那小子:“还不快喊哥哥——以后再‘老子’长‘老子’短的,小心挨打!哪儿学来的?简直像个土匪,你要再那么粗鲁,看我不把你打成芝麻烧饼!”

那家伙这才肯把王嘉峪放到地上来。王嘉峪觉得既新鲜又有点晕,这应该就是他的表弟了。表弟的出现给王嘉峪的感觉很好,有一个年龄相仿的玩伴,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他无端地感到快乐,对未来的日子充满期待,忐忑的纠结已荡然无存。王嘉峪呵呵笑着对表弟说:“我刚才感觉自己是在空中飞!”表弟听了大乐,又伸过手来,作势要抱王嘉峪:“来,再让你飞一次!”女人又招呼这家伙:“你就会使蛮力,表哥刚到,你是主人,还不赶快招呼你表哥进屋!”

表弟鼻子眼睛灵巧巧,就是脑袋上的头发相当贫乏,稀稀拉拉。就那么可怜的几根,还理了个跟唐景贵一样的马桶盖。王嘉峪估计,这两人的发型,多半出自一个师傅之手。又想,说不定那就是黑瓦寨唯一的理发师的看家本领,不久的将来,自己也可能被搞成这样一个发型。想到这儿,王嘉峪倒抽三口凉气,不禁伸手到自己的后脑勺摸了摸。

表弟便放下手来,乐呵呵地拉着王嘉峪的手说:“老……”他又想说“老子”了,见母亲在身边,马上改口说,“啊哈,我——唐古拉,你——王嘉峪,咱们是哥儿俩,你是哥,我是弟!”

小舅舅摸了一下唐古拉的脑袋,跟他开玩笑说:“你表哥是一剂灵丹妙药,遇上了,你一下子就变斯文了,弄得大家好不适应——张嘴唐古拉,闭嘴唐古拉,不就小光头儿一个么!”

唐古拉敏捷地隔开唐景贵的手,还有一句:“牛贩子二爹爹!”

大家笑起来。王嘉峪这才看清,刚才轻轻敲打表弟后脑勺的是大舅妈。大舅妈的年纪跟王嘉峪的妈妈唐锦绣差不多,不同的是,大舅妈的表情更舒展,眼神更宁静,面色红润,白里带红,健康自然,端庄美丽。不像王嘉峪的妈,总是一脸辛苦。大舅妈穿着件荷花色衬衫,米黄色裤子,头发绾在脑后,简单地扎成一束麻花辫。

不用介绍,王嘉峪对大舅妈喊了声:“大舅妈!”

在长江之尾启东,自从王嘉峪知道自己还有个故乡在黑水河,就有意识地规划自己的口语,他发现自己精通三种口语:普通话,当地话和爹娘的话。课堂上说普通话,下课跟伙伴们在一起,普通话跟当地话一半对一半,随时切换;跟爹娘在一起的时候,用爹娘的方言。这会儿王嘉峪发现,在还没有回到故乡之前,提前精通爹娘老家的方言真是好,刚见面就没有半点交流障碍。

王嘉峪微微上翘的嘴角,让大舅妈一下就感到了亲切,这孩子跟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一想到儿子从此有了个伴儿,大舅妈就高兴。大舅妈上前拉着王嘉峪的手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以后唐古拉就有伴儿了!快进屋吃几块点心。我这就准备中午饭。”

外公把王嘉峪给大家,感觉任务完成了,便开始忙自己的事情,他问唐景贵:“这几天有没有洋葱贩子进寨子来?”

“没有。”唐景贵正转身,打算忙自己的事情。

外公说:“今年真是奇怪!”歇了一下,外公问小舅舅:“给你姐夫

的钱,寄出去没有?”

“卡上有多少,就打了多少,银行转账。”

外公轻轻叹了口气,自言自语道:“但愿能逢凶化吉!”

13

外公抱起一捆柴草往灶间走去。大舅妈和小舅舅在院子里的水井边收拾一只招待王嘉峪的土鸡。水井上方是一棵结满果子的石榴树,树下种着一盆茉莉花、一丛紫罗兰。红红绿绿的,把井沿装点得格外漂亮。院子里其他地方都是水泥地面,既干净,又可以当晒场用。院子正中是一套一进三间的大房子,上下两层,这是住人的正房。两侧各有一间耳房,右侧是牛圈和工具间,左侧是厨房和厕所,各自隔开,分两道门进出。

唐古拉在院子里玩纸飞机,刚才王嘉峪进门,看见院子的晒场上停着两架纸飞机。

王嘉峪的到来,让唐古拉异常兴奋,他把王嘉峪的行李提进自己房间,不等王嘉峪把背包里彭老爷子塞给他的火腿肠八宝粥拿出来,就从屋里拿出一本半个字没写过的作业本,对王嘉峪说:“来,折飞机,比比谁折的飞得高,飞得远!”

王嘉峪有点心疼那个作业本,他从前玩纸飞机,都是用过的作业本,一个字没写,哪儿舍得。初来乍到,王嘉峪没开腔,跟随唐古拉走出房间门。你算撞到高手了,王嘉峪暗想,我可是个不开轮船就要开飞机的人。

“只管放马过来。飞得高飞得远的是中国飞机,相反,日本飞机!”表弟立下了比赛规则,他自信更自负,他一厢情愿地认为王嘉峪从来没有玩过纸飞机。唐古拉用同情的口吻对嘉峪说:“不用飞我都知道,也敢肯定,你是开东洋飞机的!”

王嘉峪说:“表弟你别急,等一会儿见分晓。”

作业本撕开,共十七张纸。开始折纸飞机,高下就已见分晓,王嘉峪折到十二架的时候,表弟第五架才开工。表弟要王嘉峪分几架给他。王嘉峪说咱们先五架对五架,在五架里头分胜负。剩下的就算咱俩共有的。唐古拉表示同意。不管美丑,十七架纸飞机一字排在院子里,气势非凡。

第一架射了出去,打了个拐,一头栽到草丛里。这是唐古拉的。

又一架飞了起来,达到一定高度,滑翔,滑翔,在院子里盘旋了两圈半,匀速下滑,沉稳停靠到花圃里的一丛青草上。这是王嘉峪的。

一比零,王嘉峪领先。

飞,飞,飞,王嘉峪一直领先。十七架纸飞机全部上天,又落下来,唐古拉的飞机一架也没飞得过王嘉峪。可他并没因此表现出气馁或者不高兴,相反特别兴奋。他捡起落到地上的纸飞机射到空中,待落下来,再被射到空中,已经不分彼此,唐古拉已忘记还有比赛这茬儿了,玩的就是快乐,输赢对他来说,无关紧要。

一架纸飞机撞到从厨房里走出来的外公脸上,啪一声掉下来。王嘉峪低头看,正是自己刚才射出那架,吓了一跳。外公说:“王嘉峪,你是哥哥,不要像弟弟那样胡来,他是不识几个字的人。”这话把唐古拉惹着了,他气呼呼红着脸向外公吼道:“做人要厚道,不要随便揭人的短!”唐古拉跟他爷爷说话没大没小的,看来外公特别宝贝他。大舅妈在水井边喊了一声:“小光头,你喊什么?”唐古拉就没声音了。看得出,唐古拉怕大舅妈。王嘉峪仔细打量了一下唐古拉资源贫乏的脑袋,心想,你以后千万别把我惹恼了,惹恼了,我也喊你“小光头”!

(节选自长篇小说《黑瓦寨的孩子》)



江海新韵

芦荡村记事(组诗)

□萧萧

晚照

光线消失
芦荡村
被一只铁锅倒扣着
而我
守着微弱的煤油灯
是个幸运的孩子

细碎的虫鸣
零星的狗吠
黑夜的叹息
小河轻缓地低吟
远远的哪户人家
传来的吵闹

它们混杂着
像芦荡村身体里
孱弱的光
像不愿熄灭的晚照

村前的小路

小河边
芦叶沙沙作响
我兴奋而欢纵
奶奶走路轻摇
行小碎步
我频频回头
笑她是个小脚老太
她笑骂,叫我等地

芦荡村不远
小路沾满灰尘
这天的下午明媚、凉爽
带着年少的暗疾
而我无法看见

后来
奶奶带着她的三寸金莲
消失于芦荡村的午后
再走上土腥味十足的小路
我看到许多坑坑洼洼
好像为奶奶定制
刚好陷进
她的小脚和命运

吹拂

没有栏杆
石板桥,窄得只够两人
彼此擦肩
一个胆大的
曾骑着自行车
呼呼而过
那天的风
猛烈了许多

后来,两块石板损毁
小桥露出空洞
我战战兢兢
望着河水的涟漪
开始晕眩

夏夜

和伙伴们坐在石桥上
看村头的露天电影
一种吹拂,让我心安
让我觉得
生活的欢愉与谅解
如此亲密

星空

场院空荡
浮游着夏日的安宁
我和二哥躺在宽大的
八仙桌上
数辽远的星星

偌大的黑幕
无数双眼神
瞪着我们清贫的生活
而我们年幼
无知,快乐
在虫鸣唧唧中
找到知足的荫凉

芦荡村卸下了忧伤
让一阵风
擦拭额头的汗水
田野里混合的微香
顺着田埂
挨家挨户串门

夏夜的芦荡村
一个沉寂的静默者
按住了内心的苦与幽暗

长大后仰望的星空
总不如它澄净,深阔

那密集而穿透人心的微芒
那拧干了不幸
轻轻盖在身上的安慰

灰白

凛冽的风
吹着发皱的脸
小河坡面的荠菜
却如抖擞的战士
青翠地等我们

玉梅表姐是把手
挖起的荠菜
颗颗沾着新鲜的泥土
竹篮里,寒冬的欢笑堆高
生活的迷雾尽散

晚霞渐浓
灰白的天色显出光晕
玉梅表姐的脸庞
越来越像清晰的剪影
她手中的镰刀
一直没有停

日常化

过年
村里两个壮汉喝过酒
在大姑家的场院
争吵,摔跤
但并不影响他们
又坐上同一张桌子打牌

常常是这样
东家和西家拌嘴
过了几天
他们又坐在一起
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庄稼

那时,我并不明白
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与怨恨
为何这么容易化解

仿佛
一种神秘的元素与气息
围绕着芦荡村的日常

雪在哭泣

那场大雪
自始至终不吭声
从村头一直走到村尾
最后
走到堂叔的破屋里
将纯白的脸盆放下

让这个错漏而嗜酒的男人
洗净破败的身体
雪霁之时
交出他的灵魂
和所有银两

岸头镇

岸头镇有鱼
有肉,有杂耍的猴子
岸头镇
有理发店、澡堂
还有奔来奔去的小孩

不是每一天
都可以去岸头镇
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可以坐上28寸的
自行车

一路颠簸
那个清晨,从芦荡村
到岸头镇的十里小路
多么幸福

波纹

村头的杂货店
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
那里的玻璃柜台和糖罐
总是装着一个少年
甜蜜却企及不到的梦

老板无比和蔼
和每一个光临的乡亲
都有可以聊的话题
小店,和村旁的小河一样
有着相同诱人的波纹

某天,老板消失了
换了一个悲戚的妇人
大姑说老板是个好人
他只是去了
更为安逸的地方
重新开小店